

# 平时不到岗,检查时才露面 “影子药师”靠租证月入千元

## 药店药师证租赁形成黑色产业链,严重影响患者用药安全

把证放到药店,按月就能领取一两千元租金;有专门的租赁网站提供租证交易,甚至衍生出大批只为“租证”而考证的人群……国家规定,新开药店必须配备执业药师,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尽管相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但当前很多药店只见证件不见人的“影子药师”现象依然存在,且形成了一条药师租证、药店用证、专业网站牵线搭桥的黑色产业链。

近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影子药师”在一些地方的盛行,严重影响患者的用药安全,亟须加强监管。

公开秘密

### 医生平时不用到岗,检查时才露露面

于敏(化名)是江西南昌一家药店的负责人。在药店每月的支出成本里,除了要交付房租,还要付给一名妇产科医生1200多元的“租证费”。“医生平时不用到岗,只需开业和监管部门检查时露露面。”于敏说。

药店租用执业药师证开业、药师“挂证”不在岗,这在业内已是公开秘密。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网站、论坛和QQ群,有关租赁和挂靠药师证的信息有很多,记者在一家搜索网站输入“药师证挂靠多少钱”,得到200多万个搜索结果。

租证价格

### 市场价800-1000元/月

甚至有专门网站提供租赁业务。记者登录一个所谓“聘证”的网站,发现只需简单注册就能在其“人才库”中联系到药师,也可以发布“聘证”信息,等待药师“应聘”。

记者联系到江西上饶一位王姓执业药师,对方很直接地告诉记者,不能做全职药师。“如需到药店要提前打招呼,因为要向医院请假。”谈到“租证”的价格直言:“以前在南昌也租过,就按市场价800-1000元/月。”

记者以开药店为由发布“用证”信息后,很快有江西、安徽池州、河南新乡、湖南湘潭等地药师主动来电询问,来电者以医院和药企工作人员为主,有的还承诺可根据药店的需求再去考证。

江西景德镇一名周姓医师今年4月刚领到中药执业药师证,他表示:“如果要双证,我就再考一个,西药的应该不难,我学西医的。”

业内人士

### 药店“租证”在全国不同程度存在

江西某高校一名考取了执业药师证的在读博士生告诉记者,租金的高低和当地的工资水平、风险高低成正比,他的一个同学把证租给广东地区的药店,相对南昌每月1000多元的行情要翻一番。

中国药科大学国家执业药师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康震说,药店“租证”在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我国现有连锁药店和单体药店总计45万家左右,而根据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数据,截至2017年9月30日,注册于药房的执业药师35万余人,这意味着难以实现每家药店至少配备一名执业药师。

“注册的药师是否全部在岗也存疑,根据我对一些熟悉的连锁药店的了解,有的仅有四分之一的门店有执业药师全职在岗。”一名执业药师认证专家说。

记者调查

### 6家药店4家执业药师不在岗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第一百二十八条和第一百四十条明确要求,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执业药师,负责处方审核,指导合理用药。处方审核岗位的职责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代为履行。

记者随机走访南昌红谷滩新区6家药店,有4家执业药师均不在岗,“去开会了”

“停车去了”“出去谈事了”……有两家药店,柜台上放着“药师不在岗,停止销售处方药和甲类非处方药”牌子,但处方药照卖不误,也不向患者索取处方。

典型案例

### 销售员乱开感冒药致人死亡

“销售员当药师,有时感冒药也能吃死人。”一位药学研究人士告诉记者,因执业药师缺位致残致亡的事情时有发生。

2016年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曾审理一起案件,河南籍务工人员马某某感冒发烧,家人为他在药店购买感冒药,销售人员没有从医资格,在没有任何处方情形下,私自售卖处方药,并和禁忌药包装成口服药剂量销售,马某某服药后死亡。

司法鉴定认定,马某某因急性过敏反应导致死亡。法院审理认为,工作人员李某某不具备药剂师资格,不应根据客人陈述而自行配药并拆封出售,应对马某某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判定药店支付马某某家属赔偿款48万余元。

安全隐患

### 药店导购加剧抗生素的滥用

药店药师的缺位,还可能加剧抗生素的滥用。南昌大学药学院副院长夏春华说,以当下最常见的病毒性感冒为例,大部分患者原本无需使用抗生素,然而,药店导购经常推荐阿莫西林、头孢等,可能不对症,还容易导致细菌耐药。“这意味着患者真正需要时,这些救命药可能失效。”

### 治理“租证”乱象 还需开对“方子”

针对当前租证乱象,相关部门今年加大了监管力度,人社部就明确要求,要明确监管责任,加强联合抽查,启动追责。

全国多省份均出台政策加以整治。有的推行黑名单制度,将挂名和虚聘的执业药师纳入黑名单;有的鼓励内部员工举报,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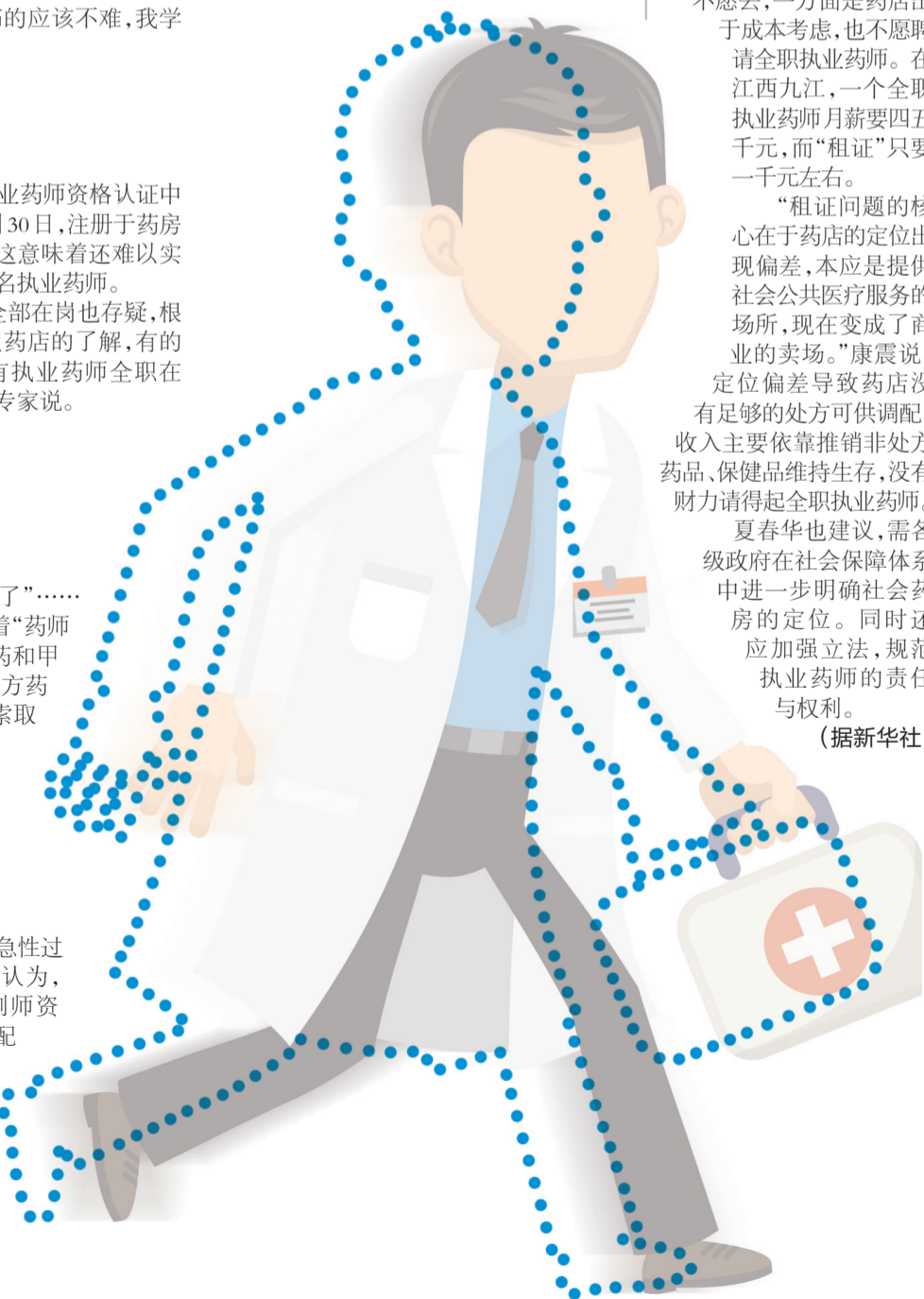
专家同时指出,加强事后监管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是要找对“药方”,从根本上解决租证顽疾。

记者调查发现,“租证”乱象的背后,一方面是药师不愿去,一方面是药店出于成本考虑,也不愿聘请全职执业药师。在江西九江,一个全职执业药师月薪要四五千元,而“租证”只要一千元左右。

“租证问题的核心在于药店的定位出现偏差,本应是提供社会公共医疗服务的场所,现在变成了商业的卖场。”康震说,定位偏差导致药店没有足够的处方可供调配,收入主要依靠推销非处方药品、保健品维持生存,没有财力请得起全职执业药师。

夏春华也建议,需各级政府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进一步明确社会药房的定位。同时还应加强立法,规范执业药师的责任与权利。

(据新华社)



## 过境白头翁 殒命菜地鸟网

11月19日上午,湖南环保志愿者服务联合会株洲护鸟营团队在株洲县淥口镇吴田村附近菜地里,发现了两张长约50米的鸟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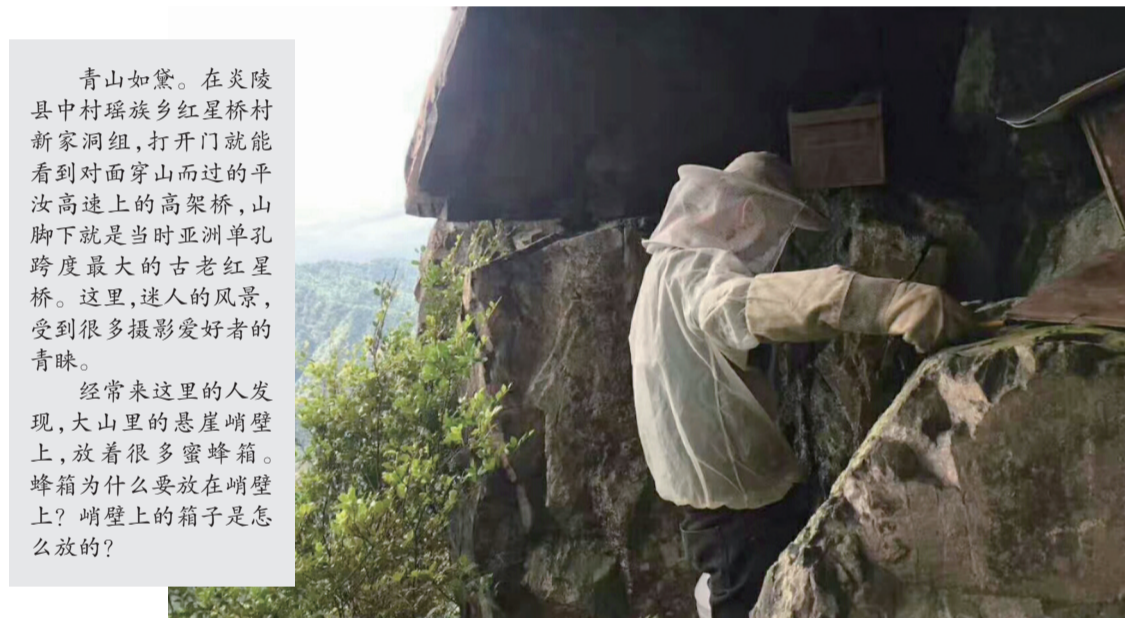
经过反复沟通,菜地主人愿意配合拆除鸟网,护鸟营志愿者则给菜地主人发放了护鸟带,防止蔬菜被偷吃。遗憾的是,鸟网上已经有一只死去的白头翁。

护鸟营志愿者刘庆说,白头翁吃农林害虫,是农林益鸟之一,值得保护。如今正值候鸟迁徙期,希望大家能一起保护候鸟,让候鸟安全飞过株洲境内。

(记者 赵露 通讯员 刘庆 摄影报道)



# 100多个蜂箱遍布峭壁 他在悬崖间酿造“甜蜜”



▲曾昭汉“全副武装”在峭壁上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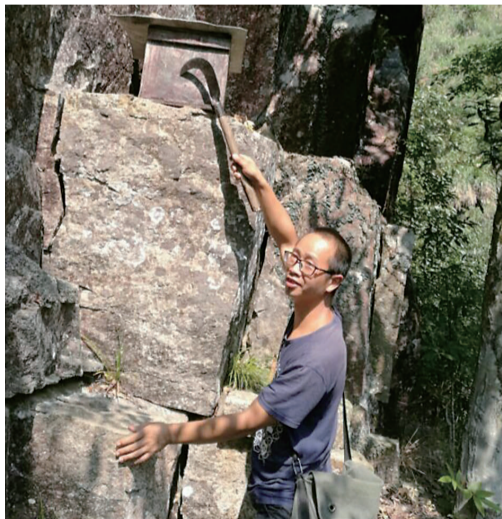
### 峭壁上遍布100多个蜂箱

我们顺着S322省道往郴州资兴方向走了十几分钟,车子在一处急弯停了下来。“80后”养蜂人曾昭汉手拿一把柴刀,斜挎一个小黄包,他指着公路下方的山谷说,蜂箱就放在下面。

顺眼望去,只见公路下一片乱石堆,山谷中少量的溪水在流淌,两边陡峭的山坡上杂木、灌木枝繁叶茂。站在公路上往下看,山谷深达10多米,根本就看不到可以走下去的路,视线里更没有蜂箱的影子。

“跟我来!”曾昭汉挥舞着手中的柴刀,朝路边的灌木丛树枝一顿猛砍,三下五除二就砍出了一条小路来。我们沿着路基往下走,穿过公路下的涵洞,小心翼翼地踩着狭窄小台阶,一步一步地下挪到乱石堆上。乱石堆旁的山坡上斜嵌着一块大峭石,石头下就放着一个蜂箱。20多只蜜蜂簇拥在蜂箱上,另外几只蜜蜂在箱子周围飞来飞去。蜂箱是杉木做的,上面盖着一块木板。

曾昭汉说,放蜂箱的地点是有讲究的,首先要是一块大峭石,因为蜜蜂喜欢石头。其次峭石下要有凹处,这样才能让箱子放进洞中,不会淋到雨,使得蜜不受损,箱子也会用得久些。目前他手上有100多个这样的蜂箱,都放在红星桥这一带的高山峭壁上。哪个箱子放在什么位置,什么时候取过蜜,这些情况都在他挎包里的本子上记着。



▲蜂箱放在峭壁上

### 冬季蜜最好,可储藏两三年

一年四季中,山林里都有花期。每年6月是曾昭汉最忙的时候,因为夏季百花盛开,品种繁多,蜜蜂采的蜜也就多,他得爬到各个峭壁上的蜂箱里去取蜜,一个夏天可以收获三四百斤蜜。

然而,最好的蜂蜜还是冬季蜜,“冬季开花的树只那么一二种,蜜源相对单一,蜜的浓度高,榨出来的质量当然就会好些,醇厚感很重,喝起来也没杂味。而且,冬季的蜜晶莹剔透,一般都可以储藏两三年。”曾昭汉说,秋季和冬季取到的蜜总量不多,大概只有夏季蜜的一半。

### 养蜂致富,他越来越“里手”

曾昭汉的爷爷和父亲都曾养过蜂,不过都只是弄了几箱蜜蜂放在家里养,没有什么规模。曾昭汉从小跟在爷爷、父亲身边玩耍,看他们如何照料蜜蜂,怎么取蜜,学会了养蜂的基本“套路”。

由于家庭条件不太好,2008年,初中毕业的曾昭汉跟着同乡到广东闯荡。他首先在一家工厂里打工,后来又与人合伙跑起了物流业务。后因经营不善,亏得一塌糊涂的曾昭汉只得悻悻地回了家。

2014年,他开始跟着叔叔一起,学着养了几箱蜂。勤奋好学的他不停地用手机查着养蜂资料,一头扎进了书的海洋,第一年养蜂,他就有了的一笔较好的收入。

这让曾昭汉更起劲了,每天脑子里总是琢磨着怎么找蜜蜂,什么时候会有蜜,多久割一次蜜。慢慢的,他养蜂越来越“里手”,养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几个蜂箱发展到现在的峭壁上的100多个箱子,曾昭汉的收入增加了不少,一年下来纯收入就已达到了5万多元。如今,家中的土房子变成了一栋两层高的楼房,他还买了车。

### 拟将蜂蜜出口外销

前不久,曾昭汉在电视里看到云南人工养殖大黄蜂的报道。大黄蜂是“蜂中之王”,只产蜂蛹,不产蜜,而蜂蛹含高蛋白,营养成分高,油炸着吃,更是一道佳肴,市场价高达150元/斤。曾昭汉想学养大黄蜂,可学技术就得花2万多元。这笔钱,他有点舍不得。如今,他只要在山里发现大黄蜂,就会追着走,直到找到它的老巢,把那含有蜂蛹的巢掏回家。

如今,山里与外界的联系比以前更加方便了,曾昭汉养蜂的规模也逐步在扩大,蜜的产量也随之提高。熟练地行走在峭壁上,他已没了顾虑。但许多客户怕买到掺假的蜂蜜,而山区信息相对闭塞,推广渠道不多。如何让“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土蜂蜜真正走出去,曾昭汉很发愁。

临走时,曾昭汉的妻子告诉我,一个朋友此前提出将她家的蜂蜜送到国外检测,准备出口外销。但这还只是个想法。

(通讯员 易裕厚 文/图)